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 
第五十八回 二心攪亂大乾坤 一體難修真寂滅

這行者與沙僧拜辭了菩薩，縱起兩道祥光，離了南海。原來行者筋斗雲快，沙和尚仙雲覺遲，行者就要先行。沙僧扯住道：「大哥不必這等藏頭露尾，先去安根。待小弟與你一同走。」大聖本是良心，沙僧卻有疑意。真個二人同駕雲而去。不多時，果見花果山。按下雲頭，二人洞外細看，果見一個行者，高坐石臺之上，與群猴飲酒作樂。模樣與大聖無異；也是黃髮金箍，金睛火眼；身穿也是錦布直裰，腰繫虎皮裙；手中也拿一條金箍鐵棒；足下也踏一雙靛皮靴；也是這等毛臉雷公嘴，朔腮剔土星，查耳額顛闊，獠牙向外生。這大聖怒發，一撒手，撇了沙和尚，掣鐵棒上前罵道：「你是何等妖邪，敢變我的相貌，敢占我的兒孫，擅居吾仙洞，擅作這威福？」那行者見了，公然不答，也使鐵棒來迎。二行者在一處，果是不分真假，好打呀！

兩條棒，二猴精，這場相敵實非輕。都要護持唐御弟，各施功績立英名。真猴實受沙門教，假怪虛稱佛子情。蓋為神通多變化，無真無假兩相平。一個是混元一氣齊天聖，一個是久煉千靈縮地精。這個是如意金箍棒，那個是隨心鐵桿兵。隔架遮攔無勝敗，撐持抵敵沒輸贏。先前交手在洞外，少頃爭持起半空。

他兩個各踏雲光，跳鬥上九霄雲內。

沙僧在傍，不敢下手。見他們戰此一場，誠難認真假。欲待拔刀相助，又恐傷了真的。忍耐良久，且縱身跳下山崖，使降妖寶杖，打近水簾洞外，驚散群妖，掀翻石凳，把飲酒食肉的器皿盡情打碎。尋他的青氈包袱，四下裡全然不見。原來他水簾洞本是一股瀑布飛泉，遮掛洞門，遠看似一條白布簾兒，近看乃是一股水脈，故曰水簾洞。沙僧不知進步來歷，故此難尋。即便縱雲，趕到九霄雲裡，掄著寶杖，又不好下手。大聖道：「沙僧，你既助不得力，且回覆師父，說我等這般這般，等老孫與此妖打上南海落伽山菩薩前辨個真假。」道罷，那行者也如此說。沙僧見兩個相貌、聲音，更無一毫差別，皂白難分，只得依言，撥轉雲頭，回覆唐僧不題。

你看那兩個行者，且行且鬥，直來到南海，逕至落伽山，打打罵罵，喊聲不絕。早驚動護法諸天，即報入潮音洞裡道：「菩薩，果然兩個孫悟空打將來也。」那菩薩與木叉行者、善財童子、龍女降蓮臺，出門喝道：「那孽畜那裡走？」這兩個遞相揪住道：「菩薩，這厮果然像弟子模樣。才自水簾洞打起，戰鬥多時，不分勝負。沙悟淨肉眼愚蒙，不能分識，有力難助，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覆師父。我與這厮打到寶山，借菩薩慧眼，與弟子認個真假，辨明邪正。」道罷，那行者也如此說一遍。眾諸天與菩薩都看良久，莫想能認。菩薩道：「且放了手，兩邊站下，等我再看。」果然撒手，兩邊站定。這邊說：「我是真的。」那邊說：「他是假的。」

菩薩喚木叉與善財上前，悄悄吩咐：「你一個幫住一個，等我暗念緊箍兒咒，看那個害疼的便是真，不疼的便是假。」他二人果各幫一個。菩薩暗念真言，兩個一齊喊疼，都抱著頭，地下打滾，只叫：「莫念，莫念。」菩薩不念，他兩個又一齊揪住，照舊嚷鬥。菩薩無計奈何，即令諸天、木叉上前助力。眾神恐傷真的，亦不敢下手。菩薩叫聲「孫悟空」，兩個一齊答應。菩薩道：「你當年官拜弼馬溫，大鬧天宮時，神將皆認得你，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話。」這大聖謝恩，那行者也謝恩。

二人扯扯拉拉，口裡不住的嚷鬥，逕至南天門外。慌得那廣目天王帥馬、趙、溫、關四大天將，及把門大小眾神，各使兵器擋住道：「那裡走？此間可是爭鬥之處？」大聖道：「我因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，在路上打殺賊徒，那三藏趕我回去，我徑到普陀崖見觀音菩薩訴苦。不想這妖精幾時就變作我的模樣，打倒唐僧，搶去包袱。有沙僧至花果山尋討，只見這妖精占了我的巢穴。後到普陀崖告請菩薩，又見我侍立臺下，沙僧誑說是我駕筋斗雲，又先在菩薩處遮飾。菩薩卻是個正明，不聽沙僧之言，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驗。原來這妖精果像老孫模樣，才自水簾洞打到落伽山見菩薩，菩薩也難識認。故打至此間，煩諸天眼力，與我認個真假。」道罷，那行者也似這般這般說了一遍。眾天神看夠多時，也不能辨。他兩個吆喝道：「你們既不能認，讓開路，等我們去見玉帝！」

眾神擋抵不住，放開天門，直至靈霄寶殿。馬元帥同張、葛、許、丘四師奏道：「下界有一般兩個孫悟空打進天門，口稱見王。」說不了，兩個直嚷進來。謊得那玉帝即降立寶殿，問曰：「你兩個因甚事擅鬧天宮，嚷至朕前尋死？」大聖口稱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臣今皈命，秉教沙門，再不敢欺心誑上。只因這個妖精變作臣的模樣，……」如此如彼，把前情備陳了一遍，「望乞與臣辨個真假。」那行者也如此陳了一遍。玉帝即傳旨宣托塔李天王，教：「把照妖鏡來照這厮誰真誰假，教他假滅真存。」天王即取鏡照住，請玉帝同眾神觀看。鏡中乃是兩個孫悟空的影子，金箍、衣服，毫髮不差。玉帝亦辨不出，趕出殿外。

這大聖呵呵冷笑，那行者也哈哈歡喜。揪頭抹頸，復打出天門，墜落西方路上道：「我和你見師父去，我和你見師父去。」

卻說那沙僧自花果山辭他兩個，又行了三晝夜，回至本莊，把前事對唐僧說了一遍。唐僧自家悔恨道：「當時只說是孫悟空打我一棍，搶去包袱，豈知卻是妖精假變的行者。」沙僧又告道：「這妖又假變一個長老，一匹白馬；又有一個八戒挑著我們包袱，又有一個變作是我。我忍不住惱怒，一杖打死，原是一個猴精。因此驚散，又到菩薩處訴苦。菩薩著我與師兄又同去識認，那妖果與師兄一般模樣。我難助力，故先來回覆師父。」三藏聞言，大驚失色。八戒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好好，應了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：他說有幾起取經的，這卻不又是一起？」

那家老老小小的都來問沙僧道：「你這幾日往何處討盤纏去的？」沙僧笑道：「我往東勝神州花果山尋大師兄取討行李，又到南海普陀山拜見觀音菩薩，卻又回到花果山，方才轉回至此。」那老者又問：「往返有多少路程？」沙僧道：「約有二萬餘萬里。」老者道：「爺爺呀！似這幾日，就走了這許多路，只除是駕雲，方能夠得到！」八戒道：「不是駕雲，如何過海？」沙僧道：「我們那算得走路，若是我大師兄，只消一二日，可往回也。」那家子聽言，都說是神仙。八戒道：「我們雖不是神仙，神仙還是我們的晚輩哩！」

正說間，只聽半空中喧嘩亂嚷。慌得都出來看，卻是兩個行者打將來。八戒見了，忍不住手癢道：「等我去認認看。」好獸子，急縱身跳起，望高空叫道：「師兄莫嚷，我老豬來也！」那兩個一齊應道：「兄弟，來打妖精，來打妖精。」那家子又驚又喜道：「是幾位騰雲駕霧的羅漢歌在我家，就是發願齋僧的，也齋不著這等好人。」更不計較茶飯，愈加供養。又說：「這兩個行者只怕鬥出不好來，地覆天翻，作禍在那裡！」三藏見那老者當面是喜，背後是憂，即開言道：「老施主放心，莫生憂嘆。貧僧收伏了徒弟，去惡歸善，自然謝你。」那老者滿口回答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沙僧道：「施主休講。師父可坐在這裡，等我和二哥去，一家扯一個來到你面前，你就念念那話兒，看那個害疼的就是真的，不疼的就是假的。」三藏道：「言之極當。」

沙僧果起在半空道：「二位住了手，我同你到師父面前辨個真假去。」這大聖放了手，那行者也放了手。沙僧攙住一個，叫道：「二哥，你也攙住一個。」果然攙住，落下雲頭，逕至草舍門外。三藏見了，就念緊箍兒咒。二人一齊叫苦道：「我們這等苦鬥，你還咒我怎的？莫念，莫念。」那長老本心慈善，遂住了口不念，卻也不認得真假。他兩個掙脫手，依然又打。這大聖道：「兄弟們保著師父，等我與他打到閻王前折辨去也。」那行者也如此說。二人抓抓捏捏，須臾又不見了。

八戒道：「沙僧，你既到水簾洞，看見假八戒挑著行李，怎麼不搶將來？」沙僧道：「那妖精見我使寶杖打他假沙僧，他就亂圍上來要拿，是我顧性命走了。及告菩薩，與行者復至洞口，他兩個打在空中，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，打散他的小妖。只見一股瀑布泉水流，竟不知洞門開在何處，尋不著行李，所以空手回覆師命也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原來不曉得。我前年請他去時，先在洞門外相見。後被我說泛了他，他就跳下，去洞裡換衣來時，我看見他將身往水裡一鑽。那一股瀑布水流，就是洞門。想必那怪將我們包袱收在那裡面也。」三藏道：「你既知此門，你可趁他都不在，可先到他洞裡取出包袱，我們往西天去罷。他就來，我也不用他

了。」八戒道：「我去。」沙僧說：「二哥，他那洞前有千數小猴，你一人恐弄他不過，反為不美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不怕，不怕。」急出門，縱著雲霧，徑上花果山尋取行李不題。

卻說那兩個行者又打嚷到陰山背後，謊得那滿山鬼戰戰兢兢，藏藏躲躲。有先跑的，撞入陰司門裡，報上森羅寶殿道：「大王，背陰山上有兩個齊天大聖打將來也。」慌得那第一殿秦廣王傳報與二殿楚江王、三殿宋帝王、四殿卞城王、五殿閻羅王、六殿平等王、七殿泰山王、八殿都市王、九殿卞官王、十殿轉輪王：一殿轉一殿，霎時間，十王會齊，又著人飛報與地藏王。盡在森羅殿上，點聚陰兵，等擒真假。只聽得那強風滾滾，慘霧漫漫，二行者一翻一滾的打至森羅殿下。

陰君近前擋住道：「大聖有何事，鬧我幽冥？」這大聖道：「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經，路過西梁國，至一山，有強賊截劫我師。是老孫打死幾個，師父怪我，把我逐回。我隨到南海菩薩處訴告，不知那妖精怎麼就綽著口氣，假變作我的模樣，在半路上打倒師父，搶奪了行李。師弟沙僧向我本山取討包袱，這妖假立師名，要往西天取經。沙僧逃遁至南海見菩薩，我正在側。他備說原因，菩薩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觀看，果被這廝占了我巢穴。我與他爭辨到菩薩處，其實相貌、言語等俱一般，菩薩也難辨真假。又與這廝打上天堂，眾神亦難辨。因見我師，我師念緊箍咒試驗，與我一般疼痛。故此鬧至幽冥，望陰君與我查看生死簿，看假行者是何出身，快早追他魂魄，免教二心沌亂。」那怪亦如此說一遍。陰君聞言，即喚管簿判官一一從頭查勘，更無個假行者之名。再看毛蟲文簿，那猴子一百三十三條，已是孫大聖幼年得道之時，大鬧陰司，消死名，一筆勾之。自後來，凡是猴屬，盡無名號。查勘畢，當殿回報。陰君各執笏，對行者道：「大聖，幽冥處既無名號可查，你還到陽間去折辨。」

正說處，只聽得地藏王菩薩道：「且住，且住。等我著諦聽與你聽個真假。」原來那諦聽是地藏菩薩經案下伏的一個獸名。他若伏在地下，一霎時，將四大部洲山川社稷，洞天福地之間，羸蟲、鱗蟲、毛蟲、羽蟲、昆蟲、天仙、地仙、神仙、人仙、鬼仙，可以照鑒善惡，察聽賢愚。那獸奉地藏鈞旨，就於森羅庭院之中，俯伏在地。須臾，擡起頭來，對地藏道：「怪名雖有，但不可當面說破，又不能助力擒他。」地藏道：「當面說出便怎麼？」諦聽道：「當面說出，恐妖精惡發，搔擾寶殿，致令陰府不安。」又問：「何為不能助力擒拿？」諦聽道：「妖精神通，與孫大聖無二。幽冥之神，能有多少法力？故此不能擒拿。」地藏道：「似這般怎生祛除？」諦聽言：「佛法無邊。」地藏早已省悟，即對行者道：「你兩個形容如一，神通無二，若要辨明，須到雷音寺釋迦如來那裡，方得明白。」兩個一齊嚷道：「說的是，說的是。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辨去。」那殿陰君送出，謝了地藏，回上翠雲宮，著鬼使閉了幽冥關隘不題。

看那兩個行者飛雲奔霧，打上西天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人有二心生禍災，天涯海角致疑猜。  
欲思寶馬三公位，又憶金鑾一品臺。  
南征北討無休歇，東擋西除未定哉。  
禪門須學無心訣，靜養嬰兒結聖胎。

他兩個在那半空裡扯扯拉拉，抓抓扭扭，且行且鬥，直嚷至大西天靈鷲山雷音寶剎之外。早見那四大菩薩、八大金剛、五百阿羅、三千揭諦、比丘尼、比丘僧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諸大聖眾，都到七寶蓮臺之下，淨聽如來說法。那如來正講到這：

「不有中，不無中。不色中，不空中。非有為有，非無為無。非色為色，非空為空。空即是空，色即是色。色無定色，色即是空。空無定空，空即是色。知空不空，知色不色。名為照了，始達妙音。」

概眾稽首皈依，流通誦讀之際，如來降天花普散繽紛，即離寶座，對大眾道：「汝等俱是一心，且看二心競鬥而來也。」

大眾舉目看之，果是兩個行者，吆天喝地，打至雷音勝境。慌得那八大金剛上前擋住道：「汝等欲往那裡去？」這大聖道：「妖精變作我的模樣，欲至寶蓮臺下，煩如來為我辨個虛實也。」眾金剛抵擋不住，直嚷至臺下，跪於佛祖之前，拜告道：「弟子保護唐僧，來造寶山，求取真經，一路上煉魔縛怪，不知費了多少精神。前至中途，偶遇強徒劫擄，委是弟子二次打傷幾人。師父怪我趕回，不容同拜如來金身。弟子無奈，只得投奔南海，見觀音訴苦。不期這個妖精假變弟子聲音、相貌，將師父打倒，把行李搶去。師弟悟淨尋至我山，被這妖假捏巧言，說有真僧取經之故。悟淨脫身至南海，備說詳細。觀音知之，遂令弟子同悟淨再至我山。因此，兩人比併真假，打至南海，又打到天宮，又曾打見唐僧，打見冥府，俱莫能辨認。故此大膽輕造，千乞大開方便之門，廣垂慈憫之念，與弟子辨明邪正，庶好保護唐僧親拜金身，取經回東土，永揚大教。」大眾聽他兩張口一樣聲，俱說一遍，眾亦莫辨。惟如來則通知之，正欲道破，忽見南下彩雲之間，來了觀音，參拜我佛。

我佛合掌道：「觀音尊者，你看那兩個行者，誰是真假？」菩薩道：「前日在弟子荒境，委不能辨。他又至天宮、地府，亦俱難認。特來拜告如來，千萬與他辨明辨明。」如來笑道：「汝等法力廣大，只能普閱周天之事，不能遍識周天之物，亦不能廣會周天之種類也。」菩薩又請示周天種類。如來才道：「周天之內有五仙：乃天、地、神、人、鬼。有五蟲：乃羸、鱗、毛、羽、昆。這廝非天、非地、非神、非人、非鬼，亦非羸、非鱗、非毛、非羽、非昆。又有四猴混世，不入類之種。」菩薩道：「敢問是那四猴？」如來道：「第一是靈明石猴，通變化，識天時，知地利，移星換斗；第二是赤尻馬猴，曉陰陽，會人事，善出入，避死延生；第三是通臂猿猴，拿日月，縮千山，辨休咎，乾坤摩弄；第四是六耳獼猴，善聆音，能察理，知前後，萬物皆明。此四猴者，不入類之種，不達兩間之名。我觀假悟空乃六耳獼猴也。此猴若立一處，能知千里外之事；凡人說話，亦能知之。故此善聆音，能察理，知前後，萬物皆明。與真悟空同像同音者，六耳獼猴也。」

那獼猴聞得如來說出他的本像，膽戰心驚，急縱身，跳起來就走。如來見他走時，即令大眾下手。早有四菩薩、八金剛、五百阿羅、三千揭諦、比丘僧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觀音、木叉，一齊圍繞。孫大聖也要上前，如來道：「悟空休動手，待我與你擒他。」那獼猴毛骨悚然，料著難脫，即忙搖身一變，變作個蜜蜂兒，往上便飛。如來將金鉢盂撇上去，正蓋著那蜂兒，落下來。大眾不知，以為走了。如來笑云：「大眾休言。妖精未走，見在我這鉢盂之下。」大眾一發上前，把鉢盂揭起，果然見了本像，是一個六耳獼猴。孫大聖忍不住，掄起鐵棒，劈頭一下打死，至今絕此一種。如來不忍，道聲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大聖道：「如來不該慈憫他。他打傷我師父，搶奪我包袱，依律問他個得財傷人，白晝搶奪，也該個斬罪哩。」如來道：「你自快去保護唐僧來此求經罷。」大聖叩頭謝道：「上告如來得知：那師父定是不要我，我此去，若不收留，卻不又勞一番神思？望如來方便，把鬆箍兒咒念一念，褪下這個金箍，交還如來，放我還俗去罷。」如來道：「你休亂想，切莫放刁。我教觀音送你去，不怕他不收。好生保護他去，那時功成歸極樂，汝亦坐蓮臺。」

那觀音在傍聽說，即合掌謝了聖恩，領悟空，輒駕雲而去。隨後木叉行者、白鸚哥一同趕上。不多時，到了中途草舍人家。沙和尚看見，急請師父拜門迎接。菩薩道：「唐僧，前日打你的，乃假行者六耳獼猴也。幸如來知識，已被悟空打死。你今須是收留悟空，一路上魔障未消，必得他保護你，才得到靈山，見佛取經。再休嗔怪。」三藏叩頭道：「謹遵教旨。」

正拜謝時，只聽得正東上狂風滾滾，豬八戒背著兩個包袱，駕風而至。馱子見了菩薩，倒身下拜道：「弟子前日別了師父，至花果山水簾洞尋取包袱，果見一個假唐僧、假八戒，都被弟子打死，原是兩個猴身。卻入裡，方尋著包袱，當時查點，一物不少，卻駕風轉此。更不知兩行者下落如何？」菩薩把如來識怪之事說了一遍。那馱子歡喜，稱謝不盡。師徒們拜謝了，菩薩回海。卻都照舊合意同心，洗冤解怨。又謝了那村舍人家，整束行囊、馬匹，找大路而西。正是：

中道分離亂五行，降妖聚會合元明。

神歸心舍禪方定，六識祛降丹自成。

畢竟這去，不知三藏幾時得面佛求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